

小學校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七門
二	六	四	三
五	五	三	部
七	冊	號	
九			
號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卷第十三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禮論篇第十九 舊目錄第二十三今升在論議之中於文為比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

量分界則不能不爭 量力衡反○先謙案宋台州本無此四字有分扶問反四字 爭則亂亂

則窮 窮謂計無所出也 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

給人之求 有分然後欲可養求可給 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

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 屈竭也先王為之立中道故欲不盡於物物不竭於欲欲與物相扶持故

能長久是禮所 起之本意者也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

○王念孫曰香臭也非味也與五味調三字義不相屬下文云椒蘭芬苾所以養鼻是香以養鼻非以養口也香當為盞說文

盃調味也從皿禾聲今通作和昭廿年左傳曰和如羹焉水火
醢醢鹽梅以亨其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故曰五味調盃所以養口也盃與香字相
似故盃誤為香而楊注不釋盃字則所見本已誤為香矣說文
又曰盃醢醢五香味也博古圖所載商周器皆有盃蓋因其
可以盃羹而名之故其字從皿而以禾為聲今經傳皆通用和
字而盃字遂廢此盃字若不誤 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
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養耳也疏
房棧額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疏通也疏房通明之房也
棧讀為達貌廟也廟者宮室尊嚴之名或曰額讀為達言屋宇
深邃繇達也策牀棧也越席窮蒲席也古人所重司馬貞曰疏
窗也先謙案宋 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
別曰又先謙案史記禮書作 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
有稱者也 宜尺證反 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罕
芷所以養鼻也 記禮書作臭莖臭亦皋之誤 前有錯衡所以

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 疏解在龍
旗九旂所以養信也 龍旗畫龍旗爾雅曰素陸龍于繆繆繆
人見而信之識至尊也養猶奉也 疏文昭曰注正幅為繆繆
本修作繆元刻作絲皆誤今改正元刻繆繆作繆繆與今繆繆
同都繆行曰信與神同畫龍於旗取其神變此信蓋神之以借
古多借信為仲此又借信為神與神與仲皆同聲之字故可通
楊氏不知段借之義故云信謂使人見而 寢兕謂武士寢處持
信之其望文生訓不顧所安往往如此 寢兕於甲冑者也
虎謂以虎皮為弓衣武士執持者也詩曰虎韞鏤膺劉氏云畫
虎於鈴竿及柄也 疏文昭曰持當為特字之誤也寢兕特
諸侯王朱輪特虎居前左兕右麋小國朱輪畫特熊居前寢
居左右白虎通亦曰朱輪特熊居前寢麋居左右此謂朱輪每
輪畫一虎居前兕在兩旁卻後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
輪兩旁也寢伏也大國畫特虎兕麋而相並故虎稱特左右謂每
輿無兕天子乘輿蓋畫二寢兕居輪左右畫特虎居前此段
若 蛟龍文昭曰史記蛟形與絲末與帶同禮記曰君羔裘虎
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絲末與帶同禮記曰君羔裘虎
徐說本說文楊云象蛟形與絲末與帶同禮記曰君羔裘虎
上下文虎兕龍一例勝徐說 絲末與帶同禮記曰君羔裘虎

為幣亡狄反。○盧文弼曰：絲末史記無。彌龍所以養威也。彌如字，又讀為弭，弭末龍首也。徐廣曰：乘輿車以金薄繆龍為飾，與倚較文虎伏軾龍首也。讀若潁水一讀若月令靡艸之靡，金耳謂車耳，即重較也。徐廣說為得之繆龍，史記作珍龍，索隱云：珍然龍貌，徐又云：文虎伏軾，龍首飾，輒此引古類及之，非正釋也。衡輒當從史記注作衡，輒為是。郝懿行曰：金耳者，金飾車耳也。於倚較上刻為交龍之形，飾之以金，以養威重。龍取其威也。王念孫曰：盧注亦段說也。今本說文作乘輿金飾馬耳也。經段氏校正，說見段氏說文注。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倍至謂倍或以必倍為句，倍謂反之。車在馬前，令馬熟識車也。至極教順然後乘之，備驚奔也。○盧文弼曰：史記倍至作信至，先謙案倍當依史記作信，倍信形近而譌。據楊注，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則所見本已誤信至謂馬調良之極。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甚也。出死要節，難也要節，自要約以節義謂祿養生也。若不能然，則亂而不保其生也。要一遙反。○盧文弼曰：此注舊本有賸有脫，今訂正。先謙案史記出死上多一士字，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乃所以求奉養其財，不相侵奪。

也。○郭嵩燾曰：川上疑奪文，或作出費制。孰知夫恭敬辭讓四句為一例。先謙案史記出作輕文，義大異。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亂而不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無禮義文理則亂而不安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情性不知所歸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言苟唯以生出死要節若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出此者必死也。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唯以利為所見，不能也。苟怠情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情讀為儒，言苟以此怠情為安也。○盧文弼曰：偷懦非十二子篇作偷懦是也。此與勸學篇作偷懦皆非。先謙案宋台州本安下有居字，據注似正文本有居。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禮義文理為悅言苟以此情悅為樂，不知亡也。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專於禮義則禮義情性兩得，專一於情性則禮義情性兩喪也。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

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爲七穀梁傳作天子七廟先謙案大戴禮史記皆作七廟有一國者事

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古者十里爲成成出車一乘五

廟也○盧文弨曰注菜俗開本作采宋本元刻皆作菜案諸經

正義中亦多作菜字白虎通京師篇凡三見皆作菜後漢馮節

傳食菜馮城是以匡謬正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祭法所謂適

俗云古之經史采菜相通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持其手而食謂農工食力也○先謙

案持手大戴禮作待年史記作有特

牲禮記曰庶所以別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與

人祭於寢績同功業也穀梁傳僖公十五年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因

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盧文弨曰

大戴及史記積厚二字不重王念孫曰不重者是也上文所以

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與此文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

同例則積厚二字不當重也

食飲之本也大饗祫祭先王也尚上也玄酒水也大羹肉汁無

也鹽梅之味者也本謂造飲食之初禮記曰郊血大

饗膳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饗與享同四時享

也

陳黍稷而後飯以相梁也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

也祭月祭也齊讀爲噲至齒也謂尸舉大羹但至齒而已矣至

庶羞而致飽也用謂可用食也○盧文弨曰大戴禮齊作噲

史記噲下有先字俞樾曰楊注齊讀爲噲此因大戴記而誤也

齊當爲噲禮記樂記鄭注曰齊讀爲噲是也文二年左傳噲

僖公杜注曰噲升也然則噲大羹者升大羹也正與上文尚玄

尊先黍稷一律下文云豆之先大羹也是其義也大戴記禮三

本篇作噲疑即噲之壞字史記禮書噲下有先字疑貴本之謂

史公原文作先大羹後人因大戴之文妄增噲字耳

文親用之謂理文謂脩飾理謂合宜兩者合而成文○郝懿行曰文理一

禮至備矣兼備之謂文親用則曲盡人情禮至察以歸大一夫

是之謂大隆貴本親用兩者相合然後備成文理大讀爲太

成文理然猶不忘本而歸於太一是謂大隆於禮司故尊之尚

馬貞曰隆盛也得禮文理歸於太一是禮之盛也

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以象太古時皆貴

本之義故云一也○先謙案下俎字大戴利爵之不醯也成事

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

利爵之不醯也成事

禮史記作豆大羹盛於登俎豆蓋通言之

利爵之不醯也成事

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醢也謂祭畢告利成利也史記作不啐成事謂尸既飽禮成不嘗其俎儀禮尸又三飯也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於肺是臭謂歆其氣謂食畢也許又反皆謂禮畢無文飾復歸於朴亦象太古時也史記作三侑之不食司馬貞曰禮祭必立侑以勸尸食至三飯而止每飯有侑一人故曰三侑既是有勸尸故不自食也。俞樾曰楊注利侑不醢未盡其義利者謂佐食也利爵不醢蓋據大夫饋尸之禮有司徹篇利洗爵獻於尸尸酢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是其事也利既獻尸尸卒爵酢利利又獻祝祝受奠之卒啐示祭畢畢哭始從吉祭故受爵而不嘗俎與楊注義異孔廣森云一也三之終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

一也皆謂未有威儀節文象太古時也史記作大昏之未廢齊也告鬼神此三者皆禮之初始質而未備故云一也。盧文昭曰案古廢發音同通用俞樾曰齊當讀為醢發猶致也昏禮父親離子而命之迎未發醢者未致醢也先謙案孔大路之素未廣森云未入尸謂若饋食尸未入之前為陰厭也大路殷祭天車王者集也郊之麻統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所乘也未集不集丹

漆也禮記云大路素而越席又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麻纁緇麻為冕所謂大裘而冕不用袞龍之屬也士喪禮始死主人散帶垂長三尺史記作大路之素轡司馬貞曰轡音稠謂車蓋素帷示質也。盧文昭曰注未舊本作亦質者也俞樾曰楊注未集二字義亦未足楊注非也素而其義已足矣不必言未集且事蓋一本作末一本作集傳寫誤合之而因改末為未以曲成其義非荀子原文也末者集傳之誤字上文終末楊注曰未與幣同禮記曰君羔幣虎犢鄭云覆答也然則大路之素末亦即素幣耳大戴記禮三本篇作素轡與幣同荀子作末之本與大戴合集者轡之段字集音轉而為就詩小旻篇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是也故得讀為轡爾雅釋訓轡謂之轡釋文曰轡本或作轡是轡字或從周聲山海經中山經暴山其獸多麋鹿麋就郭注曰就難也然則以就為轡猶以就為難矣史記禮書正作素轡荀子作集之本與史記合先謙案大戴禮散麻作散帶孔廣森云帶要經也喪禮小斂主人始經散垂之既成服乃絞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三者皆從賈故云一也

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隔朱絃而通越也一也不文謂無記日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清廟之歌謂工以樂歌清廟之篇也一人倡三人歎言和之者寡也縣一鍾比於編鍾為簡略也

尚拊之隔未詳或曰尚謂上古也拊樂器名隔擊也即所謂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也尚古樂所以示質也揚子雲長楊賦曰拊
隔鳴球章昭曰古文隔為擊或曰隔當為搏大戴禮作搏拊一
名相禮記曰治亂以相拊所以輔樂相亦輔之義書曰搏拊琴
瑟孔安國曰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也周禮大祭
祀登歌令奏擊拊司馬貞曰拊隔謂縣鍾格也不擊其鍾而拊
其格不取其聲示質也朱絃疏越鄭玄云朱絃練朱絃也練則
聲濁越瑟底孔也所以發越其聲故謂之越疏通之使聲遲也
史記作洞越或曰隔讀為戛也○盧文弨曰不文大戴禮史記
皆作不反觀注意此亦似本作不反文字疑誤郝繁行曰樂論
篇以拊壘與鞀柷控柷相儼則皆樂器名也拊者以韋為之實
以糠隔彼作壘其字從革竊疑亦拊之類不得依此注以隔為
擊也若長楊賦之拊隔鳴球則又借拊隔為戛擊楊注為誤引
矣以此互相訂正則此當縣之一鍾句向拊隔句文誤倒耳尚
者上也鐘聲宏大言不貴彼而上此聲之近質者也先謙案不
文當作不反盧說是也大戴禮鍾作磬與磬同拊隔作拊搏無
之字史記亦無明此之字衍尚書大傳曰古者帝凡禮始乎稅
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凡禮始乎稅
成平文終乎悅校略成於隆盛也○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
未詳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
案大戴禮作終於隆盛也○盧文弨曰注隆字舊本不重

行曰稅史記作脫疑此當作稅稅者斂也校當作校校者快也
孟子於人心獨無忤乎趙注忤快是矣此言禮始乎收斂成乎
文飾終乎悅故至備情文俱盡喪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
乎悅快故至備情文俱盡喪情文俱盡乃為禮之至備情謂禮意
也其次情文代勝不能至備或文勝於情情其下復情以歸大
一也雖無文飾但復情以歸實素是亦禮之次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
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
言禮能上調天時下節人情若無禮以分別以為下則順以為
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則使人順
在上位則治萬變而不亂貳謂不一在禮喪亡也○顧千里曰
物字而字疑不當有大戴禮禮三本篇無此二字可以為證先
謙案貳乃貳之誤字說見天論篇大戴禮作貸之則喪張參立
五經文字云貸相承或借為貸呂覽管子史記皆以貸為貳立
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使天下不復更能損益也本
末相順司馬貞曰禮之盛文理合以歸太一禮之殺復情以歸
太一是本末相順也○俞樾曰順讀為巡禮記祭義篇

終始相巡此云本末相巡其義終始相應司馬貞曰禮始於脫略終於稅稅亦殺也正同順巡並從川聲故得段用終始相應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殺亦脫略也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殺亦脫略也有是非分別之說司馬貞曰說音悅言禮之至察以有別至察以有說言禮之至文以其有尊殺亦脫略也委曲之情文足以悅人心也王念孫曰以猶而也彌諷言至也楊前說誤解以字後用小司馬說讀說為悅尤非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史記誤則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人焉而隊隊古墜字墮也以其深故能使擅作者喪以其高故能使暴慢者墜司馬貞曰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

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足謂無闕也也郭詒行曰方猶隅也廉隅謂有棱角士知砥厲故德有隅民無廉恥故喪其隅者也王念孫曰足禮謂重禮也不足禮謂輕禮也儒效篇云縱性情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樂論篇云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與此言不足禮同反是則足禮矣上文云禮者人道之極也正足禮之謂也楊注失之又曰足當為是爾雅曰是則也則亦法也非十二子篇曰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謂禮者人道之極也是禮也與足字相似而誤先謙案王前說是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禮之中雖能思索勿易猶能慮能固加好者焉先謙案史記者作之此句當作加字也無之字則語不圓足王制篇云為之貫之積重斯聖人矣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致好下有之字是其例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北無窮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為聖人也非特學為無方之民也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貢獻問遺之類以貴賤為文以車服旗章為貴賤文飾
 也以多少為異以別上下也以隆殺為要隆豐厚殺減降也要
 其所當文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謂威儀情用謂忠誠
 唯主敬文過於情是禮之隆盛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
 先謙案史記理作貌用作欲下同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
 也若尊之尚玄酒本於質素情文理情用相為內外表裏並行
 而禘是禮之中流也或豐或殺情文代勝並行相禘是禮之中
 日禘讀為集爾雅集會也言文理情用並行而相會也集禘古
 字通解禘讀為市古禘與市通呂氏春秋國道篇周復禘注曰
 禘猶市也淮南子註言篇以數禘之壽憂天下之亂注曰禘市
 也人生子從子至亥為一市然則並行而禘言並行而周市
 也楊注非先謙案中流猶中道下有復句可互證楊注非故
 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君子知禮者致極也言
 厚小禮則盡其降殺中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
 用得其中皆不失禮也

宇宮廷也

出於隆殺之間壇宇宮廷已解於上人有是士君

子也外是民也

是猶此也民張無所知者。王念孫曰是謂

域是人居是也故與外是對文商頌元鳥篇奄有九有韓詩作
九域規放疆疆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注曰有域也漢
書律歷志引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是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
有古通用史記禮書正作人域是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
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市也言於是禮之中徘徊周而委曲
皆得其次序而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
不亂是聖人也也明者禮之盡也聖人所以能厚重者由積禮也能弘大者由
司馬貞曰言君子聖人有厚大之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
德則為禮之所歸積益弘廣也之謂也動皆合宜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
 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

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

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賊穀猶且羞之而况

以事其所隆親乎臧己解在王霸篇莊子曰穀或曰穀讀為闕穀相與牧羊

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王引之曰隆

算也觀隆親二字平列所隆謂君也所親謂父母也下文曰

臣之所以致重其親是其證楊注非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

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一

再復臣子於極重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篤

有道不可不盡也有文飾野野人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君子賤野而羞

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曰天子

冢棺槨破之其厚三寸地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

三社每束一柏梓以端長六尺又禮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

八襲鄭云五重謂抗木與茵也今十重蓋以棺槨與抗木合為

十重也諸侯以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鄭藝行曰十當

作五古五作又與十形近易譌上有天下者事十世十當為七

重鄭注諸公三重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與此復不同若

依鄭義推之此重數俱有加亦當言天子五重諸侯三重大夫

二重士一重矣王引之曰十疑當作七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妻妾文章之等以

三也楊敬飾之衣謂衣衾禮記所謂君陳衣於庭百稱之比者也衾謂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也食謂遣車所也遣奠也

妻妾為妻妾鄭康成云妻妾棺之牆飾也妻以木為筐衣以白

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周禮縫人衣妻柳之材鄭云必先縫

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諸飾所聚柳以象宮室也劉

熙釋名云輿棺之車其蓋曰柳文章之等謂君龍帷三池振容

繡荒火三列轂二列素錦摺加帷荒繡紐六齊五采五貝繡

二轂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二畫

下各有差也。盧文昭曰正文衣衾案注當本作衣食元刻於

注頗有刪節今悉依宋本玉念孫曰盧說是也正文本作衣食元刻於

皆有衣食多少厚薄之數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

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鉉

衣字則義不可通而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
 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生死如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動四海
 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
 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國也一國謂之使主喪也通國謂通好之
 進脩者謂上士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
 踰月外姻至王念孫曰屬合也屬合也謂下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
 族黨動州里是也周官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鄭注曰屬
 猶合也聚也晉語三屬諸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
 侯章注屬會也楊注失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
 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
 得書行以昏殯凡緣而往埋之刑餘遭刑之餘死者墨子曰棺
 然則厚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稱今云
 三領亦貶損之甚也殯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尚或殯之今
 昏殯如掩道路之死人惡之甚也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
 常日所服而埋之不更加絰杖也今猶謂無盛飾為緣身也

郝懿行曰按緣身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今俗亦有此語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
 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王引之曰平字文義不明平當為本
 鰥寡反其本即復其始復其始謂若無喪時也又曰平字不當
 下文曰久而平楊注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是其證前謂平當為
 本失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薄葬
 之君父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厭掩也烏甲反謂不使相侵
 也君父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
 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絀續也言此時知
 其必至於憂閔也或曰絀當為絀絀苦化反以爲絀字非也
 徐樾曰楊注文義迂曲殆非也爾雅釋詁閔病也詩柏舟篇觀
 閔既多鴟鴞篇謂子之閔斯毛傳並曰閔病也亦知其閔已然
 猶言亦知其病已病謂疾甚也儀禮既夕記注曰疾甚曰病然
 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所謂不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
 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具之作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
 後能殯三日而成服饒多夙具故謂富家爲備家郭嵩燾曰備

家不詞當卽下備物此時雖備物不敢遽也然後告遠者出
日而殯三日而成服而後所備之物畢作也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
月而殯也
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
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
月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三然後月朝
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
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宅月夕卜宅未詳也○都
引之日當作月朝卜宅月夕卜宅今本宅日宅月朝乃卜日也王
三引上下互誤耳無先卜日後卜宅之理當是時也其義止
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
其類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象以生之所
設器用飾死者是致隆思慕之義也三月乃能備也

喪禮之凡凡謂常道○盧文弨曰變而飾謂殯歛動而遠謂游
喪禮宋本作卒禮下同變而飾每加飾歛動而遠
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故死
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介則翫翫與運同翫則厭厭則
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宗廟嚴鄭注曰嚴猶尊也嚴親
卽尊親嚴謂君親謂父母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
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遠則
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養生者謂送死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
益不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皆謂使賢不肖得
敬之文而已不至於誠性不肖者用此成行義之美不至於禽獸也故文飾麤惡聲樂哭泣恬愉
憂戚是反也是相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御進用也時
則因也○王念孫曰此時字非謂天時時者更歸也謂文飾與
麤惡聲樂與哭泣恬愉與憂戚皆更舉而代御也方言曰薛鄙

食也餽謂菽藿水漿凶事之飲食也今本水漿作酒漿則既與凶事不合又與上文酒醴相複矣此酒字即涉上酒醴而誤俞

謂曰王說是也魚肉二字當在餽謂二字之上蓋芻豢稻粱酒

魚肉屬吉餽謂菽藿水漿屬凶方與上下文一律今魚肉字

誤倒在此餽謂下則吉凶不倫矣楊注餽謂菽藿喪者之食疑

楊氏所見本尚未倒故以餽謂菽藿連文也當據以訂正卑

統黼黻文織資麗衰絰菲總管履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

者也卑統與裋冕同衣裋冕也裋之言卑也天子六服

織染絲織為文章也資與齋同即齊衰也麗纁布也今纁布亦

謂之資非草衣蓋如蓑然或當時喪者有服此也總總衰也鄭

玄云總衰小功之縗四升半之衰也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

南陽有鄧總布皆茅也春秋傳曰晏子杖管屨也盧文弨曰

注鄧總布今儀禮無布字王念孫曰案富國篇曰天子祿衣

冕諸侯元衾衣冕大夫裋冕士皮弁大略篇曰天子山冕諸侯

元冠大夫裋冕士韋弁其制上下不同此不當獨舉裋冕言之

楊以卑統為裋冕未是也卑統疑當為卑統即今弁字弁統

黼黻文織皆二字平列且弁統二字兼上下而言此篇曰弁統

黼黻文織君道篇曰冠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

侯大夫冕弁服禮運曰冕弁衣裳黼黻文章曾子問曰天子賜諸

端委九年傳曰猶衣服之有冠冕宣元年公羊傳曰已練可以

弁冕僖八年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或言弁冕或言冕

弁或言冠冕或言冠弁皆二字平列且兼上下而言故知卑統

為卑統之誤說文竟冕也猶文作弁或作弁今經傳皆作弁而

寬界弁三字遂廢此弊字若不誤為卑則後人亦必改為弁矣

疏房櫪貌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

情發於居處者也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而已至疎櫪

者既葬柱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兩情謂吉與凶憂與愉言此

稱塗廬也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

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則是禮也人雖自有憂愉

節制進退然後終始合宜類之非順孰脩為之君子莫之能知

也脩治也為精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

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之往○郝懿行曰朴當

質素禮乃加之文飾所謂素以為絢也偽即為字之不訓往往

非下云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言必性偽合一斯乃聖人所

以成名性惡篇云聖人化性而起偽偽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起於性而生禮義即此所謂性偽合矣

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一謂不分散言性偽合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

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引此喻聖人能并治之詩周頌時邁之篇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郝懿行曰案

故言如死者知之盡也又云之死而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故言如生者仁之至也中庸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知備矣

存上兩如字誤也篇末云哀夫敬夫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可知此文之謬始卒沐浴饔飧飯哈象生執也儀禮昏用組鄭

也古文醫皆為括體謂不擯之屬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凡實米唯盈鄭云于右戶口之右唯盈

取滿而已是飯哈之禮也象生執謂象生時所執持之事執或為持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

則濡巾三式而止與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髮為栗濡澤也式未世多不備禮也與律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不蓋

比疎蓋梳疎而比密也說文櫛下云梳比之總名郝懿行曰批當作比比者梳之密者也律猶類也今齊俗亦以比去蟻蝨為

律言一類而盡除之也律乘音同注內栗充耳而設瑱瑱用白字依正文作律亦可不必別出栗字也

耳續鄭云瑱充飯以生稻哈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米也槁枯也前說象其生也此已說褻衣襲三稱緇紳而無鈎帶矣緇與搢

紳大帶也搢紳謂扱於帶鈎之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鈎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哈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

算設給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鄭玄云襲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盧文弨曰正文說字疑當作設王念孫

曰錢本說作設與盧說合設掩面僂目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先謙案宋台州本作設設掩面僂目髻而不冠笄矣士喪禮

帛廣終幅長五尺僂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僂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僂讀如榮榮與還義同髻而不冠謂但髻髮而已

見既夕篇中鄭云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木器古文𦘔皆作廡大斂小斂則皆有也

也具生器以適羣象徙道也

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

盤匱之屬明器鬼器木不成斲竹不成用瓦不成沫之屬禮記
曰周人兼用之以言不知死者有知無知故祿用生器與明器
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

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

齔象室屋也
 齔墓中壙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齔齔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時也或音邈
棺槨其齔

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衍字拂卽弗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鞞後謂

之莠郭云以韋韞車帑及後戶也。郝懿行曰版蓋者棺槨所以象屋旁爲版上爲蓋非車之版蓋也。斯疑繼之音譌。釀象

非衍字拂與菲同斯象拂者蓋如喪大記云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之類皆所以蒙弗棺上因以爲飾

也禮記問喪篇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此誤正同僉樾曰版者

朱左轡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廣雅釋器曰轡謂之輓版與輓通楊注說版字未了又云斯未詳象衍字

既爲衍字則斯拂連文楊云拂卽蕤也然則斯與拂必同類之物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輅輅字從艸聲與行聲

相近故垠從艮聲或體作圻從斤聲是其例也斯疑靳字之誤

疏證亦云未詳不知弼轅之斬卽與革前謂之鞮也惟其在前

而借用斯字本當作斬而太元密次又豚蹄依輶則

得通耳乃斷又誤作斯則其義遂不可見矣無悖絲萬縷妄其

類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撫撫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
撫用斂衾也衾是也諸與諸同禮記曰素

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葛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讀爲綏禮記曰盡襲二皆載綏鄭云以五采用圭

於髮首也驚讀爲魚謂以銅魚縣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鱣
讀爲柳夢字誤爲樓字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人所用簞蔽門

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非當爲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爲扉戶扇也幬讀爲幬對讀爲幬幬網也惟幬如網也

念孫曰樵者柳車上覆卽禮所謂荒也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黼荒素錦褚加僞荒鄭注曰荒蒙也黼服黻野黼老在旁曰帷

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僞當爲帷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輒註荒軸一聲之轉皆謂覆也故輅車上覆

卷之三

謂之荒亦謂之幃幃卽素錦褚之褚幃幃皆所以飾棺幃在上
象幕幃在下象幃故曰其類象非惟幃幃也周官縫人掌縫棺
飾鄭注曰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是也若斂衾夷衾非所
以飾棺不得言象非帷幃尉矣詩公劉傳曰荒大也闕宮傳曰
荒有也爾雅曰幃大也有也是幃與荒同義幃從無聲荒從荒
聲荒從亡聲荒之轉爲幃猶亡之轉爲無故詩遂荒大東爾雅
注引作遂幃大東禮記曰幃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閱也禮陳
母故大戴作無荒無幃矣抗折其額以象椁茨番閱也禮陳
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鄭云折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
蓋屋也椁茨猶堅茨也慢莫丁反番讀爲藩藩籬也闕謂門戶
壅闕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皆不使外物侵內有象
於慢茨藩闕也盧文弼曰舊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
本注引上喪禮多脫誤今補正故喪禮者無它焉明死生之義
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藏其形也爲葬埋之禮敬藏
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銘謂書其功
體也鼎銘者誄謂誄其行狀以爲誄也繫世謂書其傳襲若孔
之譜謀也皆所以敬傳其名於後世也○俞樾曰周官小史職
曰莫世繫辨昭穆鄭司農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以帝
繫解繫字世本解世字則繫也世也自是二事與銘誄相對楊

注未事生飾始也送死節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

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

之法惑謂惑亂過禮也○王念孫曰墨與惑賊對文則墨非墨

子之謂上文云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

文謂之瘠綢繆此云刻死而附生謂之墨樂論云亂世之微殺

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又以瘠墨連文則墨非墨子明矣殺

生而送死謂之賊與賊同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

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鄭康成曰稱人之情因以飾羣

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羣別

而有別也適往也無往不易言所至皆不可易此術或曰適讀

爲敵○謝本從盧校作不是郝懿行曰依注是當爲易轉寫之

謬或曰適讀爲敵亦通先謙案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各本譌是據宋台州本正作易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

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創傷也楚良反日久

愈遲互言之也皆言

久乃能平故重喪必待三年乃除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

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齊衰禮記作斬衰苴杖謂以苴惡色竹為之杖鄭云飾謂章表也三年之

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

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斷決也丁亂反鄭云復生謂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凡生

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

夫大鳥獸則失亡其羣匹也先謙案則猶若也說見議兵篇越月踰時則必反

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能去之也

有啁噍之頃焉然後能去之燕爵與燕雀同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

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鳥獸猶知愛其羣匹良久乃去況人有生之最智則於親喪悲哀之

情至死不窮已故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

之然而縱之則是會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羣居而無亂

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

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陳壁孔也鄭云喻疾也故先王聖人

安為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禮記作焉為之

焉猶然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舍除也王肅云一皆也鄭云

懿行曰此云安為之下云案以此象之又云案使倍之案使不

及此二案一安禮記三年問俱作然則何以分之分半也半曰

至親以期斷斷決也鄭云言服之正是何也鄭云問服斷曰天

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宇中者莫不更始矣字中者謂萬物

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鄭云法此變易可曰加

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鄭云言於父母加厚其恩使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

由從也從大曰案使不及也鄭云言使其故三年以為隆總小

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開隆厚也殺減也所介反開廟其上取
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鄭云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歲時之數
言既象天地又足盡人羣居粹厚之恩也。盧文弨曰注恩字
俗本在聚居上宋本上下皆有今案上恩字
衍法之下恩字元刻作理即依本文似未是故三年之喪人道
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言三年之喪喪禮之最盛也
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不變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
何取於三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
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有辨別也文理法理條
貫也原本也情忠誠也貌恭敬也致至也
言人所施忠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
亦可乎。鄭懿行曰率者循也循人子為父母喪三年推之為
君亦致隆三年也先謙
案辨亦治也楊注非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
有為民父母之說焉俞樾曰子字衍文此本說君之喪所以
三年之故故引詩而釋之曰彼君者固

為民父母之說焉下文云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
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下言君者則此文
亦當作君者涉上體悌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養
君子之文而衍于字耳日作食者是也下文兩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
食字並承此食字而言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
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母者兼父
三年報之
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
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
飲食衣服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
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
繫是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
忠厚使人去危就
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
由進之耳直但故社祭社也稷祭稷也社土神以句龍配之稷
百穀之神以棄配之但
各止祭一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
神而已唯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郊懿行
曰上云祭社祭稷配止一人此言郊祭上天配以百王尊之至

也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代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郭
高壽曰故社以下數語在此終爲不類疑當在下尊尊親親之
義至矣下言社以報社稷以報稷郊者并百神而盡報之皆志意思慕之積也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
王引之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則殯非葬也三月之殯謂既
殯之後未葬之前約有三月之久也上文曰殯久不過七十日
速不損五十日楊彼注云此皆據土喪禮首尾三月者也是其
義矣下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邱陵也乃言葬事
耳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
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至
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
後葬也繇讀爲由從也王引之曰繇讀爲遙見於繇之字多
繇讀爲繇之繇之字多繇讀爲繇之繇之字多繇讀爲繇之
期也足之日謂足其日數也楊誤讀繇爲由且誤以期足之日
讀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
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
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王引之曰須
者遲也繇讀爲繇謂遲其期使足以容事也楊訓待失之迂祭

[illegible]

上下文皆作志今依宋台州本改正故先王案為之立文尊尊親親之義至矣

祭文故曰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愛敬之至矣禮節文貌

之盛矣苟非聖人莫之能知也聖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宮

人以爲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爲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爲

鬼事也以爲人道則安而行之故鐘鼓管磬琴瑟笙韶夏護

武洵桓簡簡象是君子之所以爲惓惓其所喜樂之文也因說

廣言喜樂哀痛敦惡之意本皆因於感動而爲之文飾也喜樂

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鐘鼓部夏之屬箭音朝賈遠曰舞曲名武

洵桓皆周頌篇名簡未詳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王念孫曰

箭象即左傳之象箭也自鐘鼓管磬以下皆四字爲句則箭象

即箭字之誤而衍者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

所以爲惓惓其所哀痛之文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

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

因於感師旅有制刑法有等莫不稱罪是君子之所以爲惓惓

其所敦惡之文也師旅所以討有罪制謂人數也有等輕重異

蹟也本因感動敦惡故制師旅刑法以爲文飾○盧文弨曰案

方言七諱憎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諱憎敦與諱音義同

卜筮視日齋戒脩涂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視日之吉凶史

視日脩涂謂脩自宮至廟之道塗也几筵謂祝筵几於室中東

而也饋獻牲體也薦進黍稷也告祝謂尸命祝以報於主人曰

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於

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如或歡饗其祀然也○王念

孫曰涂讀爲除周官典祀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鄭注

日脩除芟埽之脩除二字專指廟中而言作涂者借字耳非謂

脩自宮至廟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命授祭尸取菹醢於醢

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按尸啐祭之又取肝捩於鹽振

舉爵當云無舉利爵即上文云利爵之不離也○俞樾曰案特

加爵之禮然後利洗散獻於尸鄭注謂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

進酒然則利之獻尸非祭之正故以祭禮將終始行之也此云

母利舉爵蓋以主人爲重猶言不使利代舉爵耳故下云主

人有尊如或觴之楊注當云無舉利爵則與下意不貫矣

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襍說喪祭也易服祭服反喪服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
辨而不謬○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
然向本作謬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
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謬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
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謬爲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
蕙此又以謬爲息皆假借也